



屋后的树

陈美

小时候,我们家屋后立着四五棵泡桐树,树干笔直,直插云霄,从不旁逸斜出,像一排倔强尽责的哨兵,静静守护家园。

曹老师担任校长时,我们宿舍后方有一排水杉树,碗口样粗细,高达二三丈。夏日佳木繁荫,铺下满地清凉;秋日枝叶泛黄,景致动人。后来学校扩建寄宿校舍,为增设百张床位,几十棵水杉一夜间尽数伐去,默默作出了牺牲。

我们上海崇明东滩的居所,有四五棵香樟树。我素来偏爱香樟:旧时嫁妆里必不可少的樟木箱,便取材于此,天然防虫,暗香绵长。“香樟花



熟能生『障』

杨方

我家楼下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,出门右拐就是8路公交车站。前不久,我习惯性地走到公交车站,一边等车,一边和等车的人们聊天。聊着聊着,看到8路车在西边不远处停下来,我和等车的人们眼巴巴等着车过来准备上车。但公交车缓缓地开过,并没有停车,大家急急招手也无济于事,车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大家很不高兴,继续等下一趟。如此这般,一早上错过了两趟车。

大家正商量着要投诉公交公司时,有人忽然发现:“看,这里已没有站牌了。”“站牌挪到前面去了!”果然,我们所站的路边只有熟悉的巨幅广告,却没了公交站牌。原来,刚才公交车停下来的地方正是新的公交站。

两个月后,我坐在公交车里,透过车窗看到那个已没了站牌的“公交车站”旁,仍有一群人站在那里等车。

都说熟能生巧,有时也会熟能生“障”,太熟悉了的地方,反而忽视了认真观察。在人生的某个熟悉的“路口”,我们有时也常常错过不该错过的。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

苑”的名字也雅致动人,更难得它四季常青,生机常在。每逢春日换叶,满地落叶,我总不厌其烦地清扫,或一片一片地捡,或一堆一堆地扫,累并快乐着。

屋前屋后各有两棵大树,春来迟迟不肯抽芽,死气沉沉杵在那里,我一度疑心它们是熬不过寒冬了的。直到暮春,新叶骤然铺满枝头;入秋之后,叶片又慢悠悠持续飘落许久。细长的落叶,捡拾不便,清扫棘手,我便提议请人锯掉。曹老师很惊讶:“锯掉,你确定吗?我告诉你,这是榉树,寓意一举高中哦。”

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在《沙与沫》中写道:“树是大

地写向天空的诗。我们将它砍伐造纸,记下无知与懦弱。”自然诗性的创造,与人类功利的破坏,形成强烈的对照,显示了文明对自然的异化。我们一路走来,屋后的泡桐、校园的水杉、居所旁的香樟与榉树,其实不断地在提醒:人与树木,本是共生。我们常常凭着一己喜好评判草木的优劣,想要伐去不合心意的树,为了建设轻易砍掉成林的树,却常常忽略,树木自有生长的时序与生命的尊严。人与自然最好的相处,便是多一分耐心,少一点武断;学会倾听草木的节奏,接纳万物本来的模样,彼此守望,共生共存。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珍惜“免费”

刘俊

世上有三样东西是免费的,阳光,空气,水。还有“风花雪月”,还有春风,还有细雨,还有皎洁的月华,还有灿烂的星辉,都是免费的。可是我们太习以为常了,有所忽略,甚至肆意挥霍,只管享受,不知珍惜。

只有到了阳光被遮蔽了,空气与水被污染了,才懂得原来阳光、空气与水是要“收费”的,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去治理雾霾与污染。

世上还有爱是免费的。爱是人性中最温

柔、最强大的力量。它无需购买,却是无价之宝。它得之不易,失之却易。

年轻时,我们往往习惯于爱的“得”,而少了爱的“舍”与“予”。到老了,才懂得爱原来是有条件的。世间所有长久的爱,本质上都是一场温暖的“交换”。你给我真心,我予你珍惜;你为我付出,我为你停留。

总之,人皆有个毛病“因免费而不珍惜”,正因为不珍惜,“免费”往往变“收费”,甚至要付出昂贵的代价。

(摘自《扬州晚报》)

故乡的平顶

陈羽微

墙上玩“写王字”,在平顶上你躲我闪、追来跑去,尖叫声、欢笑声混在一起,在空旷的平顶上来回飘荡。

夏日晚饭后,姐姐和我会拿上被水井浸凉的西瓜和铁勺,一口气冲到外平顶,两人合力搬出门板、铺上凉席,搬出椅子、拿出蒲扇,然后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,挖着西瓜等爷爷奶奶忙完家务给我们讲故事听。夜深了,我们躺在星空下,细数着各种星座。

“姐,书上说的北斗七星在

见到老全是在镇街上,他正弓着背,握着手机拍照。一个牵牛的男人,两个聊天的老妇和她们脚下的黄狗,都被他装进了镜头。“你拍这些干啥?”我忍不住好奇。他有些害羞,挠挠头:“画画。”

“你是画家?”我问。他赶紧摇头:“我是护林员。”但又指着河对岸,“那里头挂了我的作品。”没错,他说的是“作品”,不再害羞,而是骄傲。

贵州遵义羊磴乡村美术馆里,挂着不少老全的作品,油画和丙烯画,色块鲜亮,线条稚拙。老全画得最多的是肖像,晨雾中的女环卫工,夕阳下拉拐远眺的老汉,卖鱼的妇女……人物面容夸张朴拙,没有过多的技巧,却鲜活扑面,一个个像是随着季节从泥巴里长出来的庄稼。“他们是谁?”我问。老全拍了拍衣兜里的手机:“乡亲们。”“你学画多久了?”“没学过。”我又一愣。

前年秋天的一个午后,老全护林回来,路过羊磴乡村美术馆,馆长招呼他进去坐坐,聊着聊着就递过一支画笔:“试试?”画画?种了大半辈子庄稼的老全哪敢想啊!画笔烫手,也烫纸。更不晓得画啥,那就画自己——天天溪沟洗脸又当镜,还不晓得自己长啥样?4天后画完了,笔触跌跌撞撞的。他歪着脑袋左看右看,画上的自己咧着大嘴笑,他也笑。他们都冲那个自己笑。

后来又画了油画《护林员》,茂密的森林里站着个穿巡山服的汉子,脚下的青草地上五颜六色的蘑菇像在蹦蹦跳跳。没想到,《护林员》竟“翻山越岭”,到北京展出了。

老全的作品在北京展出后,乡亲们喊他画家,他把脑壳摇成了拨浪鼓:“啥画家,我就是喜欢画来耍。”大伙儿又夸他有艺术细胞。啥是艺术?他想了半天,说:“是我过的日子呗。”

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哪里呢?”

“笨啊,你看那儿,七颗星星连起来像个汤匙的就是啦!”

“阿奶,天河在哪里啊?”

“就在月亮升起的那个方向,模模糊糊的、星云散落的一段就是天河,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那座桥,传说……”在咸滋滋、黏糊糊的海风吹拂下,在奶奶的故事里,我们沉沉地睡去。

现在回到老家,站在老屋的平顶上,风还和小时候一样咸,只是爷爷不在了,当年“写王字”的小伙伴也散在各地,只有平顶,还留着太阳和风的温度。

(摘自《舟山日报》)

画家护林员

周钰姣

